

- (一) 美俄衝突不僅是雙方利害之爭，而是兩種思想和制度的矛盾，此種矛盾在過去、在現在、乃至將來仍將繼續發展。
- (二) 美國提出以談判代替對抗，是以兩分法的邏輯為出發點，但蘇俄則是運用辯證法的方法，他們一面談判，一面對抗，甚至以談判來達到對抗的目的。所以美國雖具和解誠意，而蘇聯只虛與委蛇。
- (三) 美國的外交目標是短程的，蘇俄的目標則是長程的，其最終目標當然是在赤化世界。在目前的美俄談判中，美國的弱點有三：①水門事件的影響，②總統作戰權的受到限制，③美國經濟的衰退。而蘇俄亦有三種弱點：即①科技工業趕不上美國，②國力不如美國，③受匪俄衝突的牽制（雖然匪蘇最終目標完全一致）。
- (四) 美俄衝突將在歐洲、中東、印度洋等地區繼續發展，而中東地區尤其是美蘇衝突的焦點。
- (五) 美俄戰略武器限制第二回合的談判，目前雖發生困難，但勢將繼續進行。不過我想即令美蘇簽訂了第二回合的限制戰略武器的協定，將來亦不能使美蘇達到真正和解的要求。我認為美國當局絕不能以廉價的方式解決美國與共產國家的矛盾，同時更應謹防被國際共產國家的暗算。

美蘇「和解」關係之演變

陳紹賢

一 「和解」關係的「蜜月」期

尼克森就職第一任總統之後，提出以談判代替對抗，期達成美國與其任何敵方關係之「和解」。一九七二年五月，他訪問莫斯科，舉行高峯會談的主要結果，簽訂了「限制反飛彈體系條約」和「限制戰略攻擊武器過渡協定」，為美俄間的「和解」鋪路。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七日至廿五日是布里茲涅夫訪美的期間，雙方把過去已談判就緒的各種協定草案，舉行簽署儀式，同時在兩國的首都公布。這些為表示「和解」的舉措，於兩國的對內和對外問題，都各有其作用。

這次雙方發表簽訂的，計有農業合作協定、世界海洋研究合作協定、運

輸合作協定、科技文教接觸、交換和合作的一般協定、兩國人民免除雙重納稅協定、原子能和平用途合作協定、限制攻擊性戰略武器談判的基本原則協定和防止核子戰爭協定。此外，簽訂兩種議定書，分別關於設置通商事務所和擴大航空運輸。

此次高峯會談的「聯合公報」報導：美俄關係的一般情況；防止核戰與限制戰略武器；減低國際緊張情勢與加強國際安全；增進商務和經濟關係；其他各種雙邊合作關係之邁進。

當時尼、布會談的「成就」，帶來了一段「和解」的「蜜月」期。蘇俄的報刊和廣播改變對美國批評或指責的語氣了。美國的言論界雖有對若干協定表示異議，如六月廿日華盛頓郵報的社論對伸延文化交流的協定，認為是

美國的「嚴重錯誤」，因為「蘇聯實際上是肯定人文基本價值的」。又如六月廿三日紐約時報的社論，對協定中關於開發西伯利亞天然氣的經技合作，斷言對美國無實益，而是不智之舉。但是，一般的反應，以為美俄間的冷戰可能和緩或終止了。

「和解」蜜月期間的具體事實較為重要的，如見諸美國售給蘇聯大量廉價的小麥，貸予蘇聯巨額長期信用的開發資金；提供蘇聯新的各種科技合作。

二 貿易與移民問題的相剋

由於雙方貿易的開展，蘇聯要求的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尼克森政府受到國會的阻撓，未能實現。「和解」關係開始蒙上一層陰影。

美國參議院裏，以參議員賈克遜和維尼克 Senators Henry Jackson & Charles Vanik 為首的一個集團，認為須等待莫斯科放寬對俄籍猶太人出境定居的限制，美國才可給予貿易上的最惠國待遇。他們提出這種修正案，使得政府的對俄貿易法案受到擱置。

莫斯科認為美國國會中這項提案，實際上是要以准予蘇聯公民自由移居出境，作為給予貿易平等待遇的交換條件。如此傲慢的行為，是干涉蘇聯的內政，是在誘惑蘇聯的少數民族背離他們的國家。沙茲柏格（C. L. Sulzberger）報導：「布里茲涅夫不僅憤恨美國作此種干涉蘇聯國內事務的不當要求，而且他認為他如果為取得對外貿易的利益，而作內政上的屈服，那末，他與其領袖階層中強硬反對派的關係，就會處於困難的境地。」①

蘇聯的「消息報」和「真理報」都曾抨擊美國國會中這種行動。它們所用的辭句相當強烈——那是「出諸勒索的策略」；是「受美國的極右派、軍事工業集團和猶太民族主義游說團的聯合壓力所控制」；這班人是「在破壞美俄合作」，是「和解的敵人」。

對於這個貿易待遇與移民限制的相剋問題，季辛吉是同情莫斯科立場的。他曾表示，美國對貿易政策的制定，不能受蘇聯內政措施的影響②。他的這種意見，也是表達了尼克森政府的態度。但是賈克遜參議員等是懷疑美俄的「和解」關係的，他們也是上述「真理報」所攻擊的對象之一。

三 中東戰爭帶來的衝擊

去年十月爆發的中東戰爭，給予美俄「和解」的衝擊，最嚴重的是十月廿五日美國斷然實施全球性的——包括核子部隊的軍事戒備，嚇阻了蘇聯進軍中東的企圖。之後，一連串發生的事件，如以下各段分別敘述的，似可顯見美俄「和解」殆已名存實亡了。

阿拉伯九個產石油的國家，利用石油為政治作戰的武器，對他們所視為不友好的或中立的國家，分別實施石油禁運，於是加深了世界的能源危機。由於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共同努力，打破了蘇俄煽惑產油集團繼續禁運的反美陰謀，而獲致七個產油國的解除禁運。

對於蘇俄的這種行為，三月十八日紐約時報的社論指出：「產油國家的禁止油運，是違反條約義務和國際貿易規則的非法行為，而蘇聯予以支持；美國依法未給予蘇聯貨物以最惠國待遇，而被抨擊為歧視。這顯示了克里姆林宮對「和解」的雙重標準。」③

埃及總統沙達特（Anwar Sadat）在此次戰爭中體認到蘇俄是要繼續利用以、阿的敵對，以擴張它在中東的勢力，而美國才是真實在謀求中東的和平。所以他願意透過季辛吉與以色列進行談判。莫斯科表示反對季辛吉的個人外交，而強調一切的談判，包括敘、以的軍隊隔離問題，必須在日內瓦的和會進行。同時，它為敵視埃及的親美，而滯留售給它的軍火支援，一面加強與敘利亞及伊拉克的關係。敘利亞繼續燃起戈蘭高地的戰火，蘇俄的鼓動和支援是其主因。

四月十二日，敘利亞總統阿塞德（Hafez al-Assad）抵莫斯科訪問。是晚布里茲涅夫於歡迎宴會上致詞，指責沙達特最近對蘇聯的中東任務之批評及開羅與華府的修好。他並強調中東問題的解決，必須在日內瓦談判獲致，而最近發現的那些「一代用的壞計劃」，實際上是要以局部的協議，取代全面的解決，這是「侵略者和他的保護人可能再在試行的。」④

「真理報」十四日報導，兩國領袖已簽署蘇聯對敘利亞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協定，但未透露援助的內容。同日，據貝魯特日報透露，該等援助在美元十五至十八億之間。⑤

十六日，俄、紮發表聯合聲明，反對任何部分解決中東問題的方案；強調敘利亞有「不可剝奪的合法權利，以使用一切有效方法，收復喪失的領土。」此種聲明，對華府謀求凍結戈蘭高地停戰線的計劃，是一打擊，而以、紮的拉鋸戰勢將延續，甚至可能擴大。目前哈蒙山戰火升高，是其先兆。

四 戰略武器限制談判擱淺

美俄關係能否「和解」的主要關鍵，在於第二階段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的結果如何。這次的談判於一九七二年十月間在日內瓦開始，經一度停頓後，於今年二月恢復在日內瓦舉行。蘇聯代表提出的限核草約，「在某些分析家看來，是等於要使美國投降，並接受它將來戰略優勢的條件。」^⑥所以談判毫無進展，而於三月十九日宣告暫行休會，以待季辛吉訪俄會談的結果。

季辛吉於三月廿四日起程赴俄時，曾公開表示，他往尋求「觀念上的突破」(Conceptual Breakthrough)，希望於本年內產生一項限制核武器的具體條約。他在莫斯科經三天的談判，仍無結果，因為雙方相互排拒對方提出的草約。於是西方的大眾傳播報導，季氏此行的任務失敗。

季氏離俄飛抵倫敦後，對記者們說，他在莫斯科的限核談判並非失敗，且有一些進展，進展的程度有待將來的評價。他回國後，也否認在莫斯科談判失敗，並對美國報章的某些評論，認為未免「過於悲觀」。

從客觀觀察，此次美俄不能協議的主因，是由於兩年來蘇俄對多彈頭飛彈(MIRV)研究發展迅速，使得一九七二年美俄簽訂為期五年的「限制戰略攻擊武器過渡協定」，可能漸消失維持雙方核力的均衡，而雙方對今後核力均衡的觀念，因受政治因素的影響，距離已遠，協議更難。這種情勢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原來該「限制戰略攻擊武器過渡協定」對雙方飛彈的限制，並無指明其類型和性質，而只作數量的籠統限制——美國為一七一〇枚，蘇聯為二二二八枚（此兩項數字亦指發射台 Launchers），美國的數量較蘇聯為少，威力(throw-weight)也不及蘇聯的強，但因美國已領先具有多彈頭飛彈，而當時蘇聯還未完全試驗成功。^⑦

可能更較美國為多，為大。美國希望在現階段——第二階段限核談判達成一項條約，以保持今後雙方核力的均衡。蘇聯還同意須有此種條約，但它在莫斯科提出的對案，為季辛吉所不能接受。

先是，季辛吉帶往莫斯科的草約，可能會秘密對蘇聯駐美大使多布利寧(Anatoly Dobrynin)有所透露。據四月八日美國「新聞周刊」報導，該大使曾對季辛吉表示確信談判可能成功。^⑧

季氏在俄談判期間，布里茲涅夫急召在伊拉克訪問的蘇聯國防部長葛瑞契柯(Andrei Grechko)回莫斯科出席政治局會議。由於葛氏的堅決反對，布氏裁決葛氏的對案建議，美國的草約遂告吹。

布里茲涅夫的這種做法，有認為他正在注視美國總統受彈劾問題的發展，而不便於此時與華府達成協議；也有認為，他還在審察美國內部的弱點，企圖相機運用，以取得限核談判的有利地位。^⑨無論這兩種看法何者屬實，或二者都是實情，總之，都是政治因素支配了限核談判，使「和解」更成虛文。

四月十一日，美國參議院的兩黨領袖曼斯斐特(Mike Mansfield)和史高特(Hugh Scott)及參議員馬西亞斯、甘迺迪和蒙德爾(Senators Charles Mathias, Edward Kennedy & Walter Mondale)發表的聯合聲明，可以幫助我們對此問題的了解。該聲明指出：「蘇聯可能以為美國內部發生的問題，會導致美國接受一種協定。蘇聯的這種推斷，是不當的。」又說，「如果限核談判失敗，美國國會和人民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衛國家的安全。」^⑩

現在有一項較為確定的事件，就是白宮已聲明，無論美俄的限核談判有無進展，尼克森總統將於今年六月間訪俄，舉行高峯會談。這種且經尼克森證實的聲明，固然不免有其對內的政治作用，但因美俄雙方都需要現階段的限核問題能獲解決，就現勢觀察，除非世局有重大的突變，擱淺中的限核談判，可能有移動起來的一天，也許是在明年。不過，從年餘來談判的情形看來，「和解」的真實性已是消失殆盡了。

五 李奇威將軍的諍言

曾任第二次大戰後聯軍統帥和一九五三至五五年美國陸軍參謀首長李奇

威將軍 (Ref. General Matthew Ridgway) 於今年四月六、七日國際前鋒論壇發表「和解：一些憂慮和難題」一文，對美俄「和解」發出強烈的警告。①特譯述其要點，作為本文的結論。

「我認為『和解』對我們面臨的美國各種問題，都做出可能是最嚴重的危險態勢。『和解』已證明為一種妖魔的叫喊，以引誘我們走向毀滅呢？還是向可怕的核戰威脅開步進行，而演成舉世同歸於盡呢？今天無人能作任何確實的預言。」

「但是，一種明顯的可能事態，為任何有理性的人所能明晰感覺到的，那就是蘇聯的領袖們對各種條約可以廢棄或不予理會；對他們所作的莊重承諾，可以故意藐視或否認；對其前任政府的既定政策，可於一夕之間予以轉變。」

「對付蘇聯這些可能發生的事件，美國必須有充足的防衛，因為我們所處理的不只是關係我們國家的命運，而且是一種文化的命運。這種歷時兩千年的文化，乃是美國和自由世界所依存的基礎。」

「雙方在一種互信的氣氛中，才有和緩緊張關係的可能。現在這種互信並未存在。今後所需求於蘇聯政府的，不只是他們的說話，而是他們的確實行動，在一段長期間中創立信用。」

「就美國來說，我看不出如何對蘇聯可予信任，因為五十年來它的行動，及其所取的路線，在在表現其基本目標為對外發展它的共產制度。總之，它的目的在統治全世界。」

「美國給蘇聯長期信用貸款，以開發西伯利亞石油和煤氣資源，換取若干年後分享公平價格的蘇聯承諾；美國已發展的技術，提供蘇聯的需要；美國繼續削減軍事力量，而蘇聯繼續增強它的核子和傳統軍力，迄今已有五年；由於一九七二年的限制核武器協定，美國同意現在不平衡的核器能力；美國同意以普通百分比裁減歐洲的駐軍，而讓蘇聯保持其現在較為強大的姿勢。凡此事實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嗎？這些都是對我們和自由世界極為重大的難題，需要予以認真的思考。」

「我們立國兩百週年的紀念日將來臨。我們現在面對着一個機會，向世界表明，我們是否決心，要使締造美國的元勳們所燃起的人類想像之火焰繼續發光；抑或是否我們將被發覺誠篤太過缺乏，道德勇氣太過虛弱，計劃太

過樞怯，執行太過猶豫？」「是否我們願向世界顯示我們的良知是永恆的正直？在此兩百週年的時代，我們要作自我的選擇。」

註① What's in it for Brezhnev? by C. L. Sulzberg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 1, 1974.

註② Soviet Jews, by William Bryan, China Post, Apr. 16, 1974.

註③ Limits of Détente, Editorial, New York Times, Mar. 18, 1974.

註④ Brezhnev Warns Arabs, Herald Tribune, Apr. 13—14, 1974.

註⑤ USSR agrees new aid to Syria, Apr. 14, Moscow, UPI.

註⑥ What is it Russia Wants,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r. 25, 1974, p. 40.

註⑦ Ibid. pp. 40—41.

註⑧ A Rabbit Stays in the Hat, News Week, Apr. 8, 1974, p. 13.

註⑨ Impeachment Threat and Détente, Herald Tribune, Apr. 3, 1974, Moscow Votes for Nixon, Editorial Washing Post, Apr. 10, 1974.

註⑩ Solons Want fair SALT agreement, Apr. 12, 1974.

註⑪ Détente: Some Qualms and Difficult Questions, by Matthew B. Ridgway, Herald Tribune, Apr. 6—7, 1974.

六十三年四月廿四日完稿

鄧公玄著·

政治藝術論 人生價值論

重版了！

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